

日治時期民間陣頭的傳承始末：
獅陣發展的歷史民俗探索

林承緯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特聘教授兼文化資源學院院長

摘要

往昔社會，每逢迎神賽會或舉行大小節慶，鑼鼓喧天的氣氛中，不時可見由兩人裝扮舞弄的獅陣表演。弄獅或稱舞獅，扮演者手持紙塑再經上彩描繪的獅頭居前，披掛著彩布縫製的獅被為後，應和氣勢磅礴的鑼鼓聲響，時而模仿雄獅豪邁張口擺動身軀，時而像貓咪般的倒頭翻身，舔著雙腳還輕輕搔耳，露出動物本性般的模樣。舞獅並非臺灣原創的文化傳統，也並非中國獨有的民間技藝，從獅崇拜到模仿獅、演繹獅，獅成為傳統民間社會具代表性的文化傳統。舞獅傳入臺灣的時間至少可推到清領時期，今日仍可見威武陽剛的弄獅出陣氣勢，也反映出清領民間庄頭彼此習武守衛家園的背景。舞獅這項文化傳統再傳承到 19 世紀末葉，開始遭逢半世紀的異國統治，這項散發著濃厚漢人色彩的民間技藝，如何在這個時期裏發展存續，相關研究成果仍多以獅陣受政權打壓，是一段禁錮技藝傳承發展的黑暗時代來做理解。另一方面，亦有以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舞獅，難以在檯面上弄獅出陣，導致當時的獅陣弟兄們轉而透過暗館來維持技藝之說。本文透過戰前相關史料文獻及傳承資料，重新檢視及探究舞獅在日治時期的發展經緯，以考察舞獅於傳統社會的存在樣態為取徑，進一步來深化這項文化傳統的傳承脈絡，藉此來補完過往看待戰前臺灣社會甚少被矚目的一項民間傳承。

關鍵字：弄獅、舞獅、陣頭文化、日治時期、民間傳承、民俗技藝

壹、前言

舞獅或稱為弄獅，是臺灣民間普遍存在的一種表演藝術、傳統藝能、民俗技藝，不論在迎神賽會、歲時節慶或是各式典禮場合上，可見二人成組、外加擊鼓、敲鑼、掌旗、持器械等人群構成的舞獅隊伍。這樣的組織常以獅團、獅陣或獅隊為名，在臺灣傳統社會廣泛傳承的陣頭之中，獅陣、獅團是相當通俗且普及的一項，雖然多數的獅陣展演仍多與漢人的迎神賽會有關，獅團組陣團練及出陣表現也帶有濃厚的信仰色彩。只不過，看似平凡不奇的傳統舞獅文化，從高拱乾《臺灣府志》：「元旦起至元宵止，好事少年裝束仙鶴、獅馬之類，踵門呼舞，以博賚賞，金鼓喧天，謂之鬧廳」這段成文於清初，¹至今被視為最早關於舞獅在臺灣傳承的描述，歷經數百年的歲月流傳至今。傳承發展於臺灣各地的弄獅，不僅有清領時期漢人移民從原鄉傳入的臺灣獅，客家族群帶來的客家獅，來自於廣東一帶的醒獅、北方的北京獅等舞獅傳統，也紛紛在臺灣落腳生根。如今，不僅在全臺各地還可見舞獅的蹤跡，來自於不同原鄉傳統及傳承脈絡的舞獅，在國內隨著發展條件及其際遇，舞獅早已不單只是原鄉文化的一種延伸。以前被視為外來種的醒獅，今日成為各地廟會現場最頻繁出現的舞獅，反倒是過往由庄頭、宮廟、角頭籌組的獅陣卻呈現式微的跡象。

放眼獅陣、獅團在臺灣民間文化中具有的位置及代表性，絕不僅止於迎神賽會的陣頭，獅陣可謂臺灣常民社會中相當具代表性的載體，民俗知識、草根力量的具體展現。但這樣的議題在學術研究上，綜觀近數十年來可見的學術研究產出卻不算豐富。戰後至今首部針對獅陣的研究專書是吳騰達所

1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七風土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頁190。

另外本文所引用之清領方志及《臺灣日日新報》等戰前漢文文獻史料原文多數未含標點符號，為提升文中各篇徵引文獻之可讀性，已針對每篇文獻標註上現代的標點符號，特此總括說明，為避免逐一說明顯得累贅，以下在各篇文獻中就不再另做說明。

著，《臺灣民間舞獅之研究》一書。²該書針對舞獅技藝展開的探源，主要聚焦於中國歷代典籍的徵引，對於舞獅傳統在臺灣本土的歷史發展脈絡，以及舞獅發展現況及技藝內容的描述，極可能受當時的研究條件及時空背景所侷限，就今日來看仍有不少內容可再深入探究，儘管如此，這本著作對臺灣舞獅研究來說，仍具有開創領頭的意義。第二本關於舞獅的著作是由曾慶國所著《舞獅技藝》，³此該書延續前書對舞獅歷史探源及對個別技藝內容詳加彙編，但這兩本書就舞獅歷史傳承上的探索琢磨不多，多數篇幅偏重於舞獅於中國歷代的歷史發展，對於舞獅傳入臺灣的發展軌跡甚少有深究。

2002 年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所出版的《舞獅技藝活動之研究》，⁴是以我國至今甚少有舞獅相關書籍為由，委託研究並印製成含附錄厚達千頁以上的報告書。本書內容與吳、曾二書就舞獅在國內的傳承發展探源及考究的著力差異不大，特別是對日治時期及其前後的舞獅發展仍輕描淡寫帶過。這樣的情形在施德華《中國舞獅之藝術》一書，⁵也將臺灣舞獅納為內容的專書中，對戰前五十年這項舞獅發展的描述仍相當單薄扼要。探究其因，其一可歸咎於研究議題主體性的思維，導致雖訂題為臺灣舞獅之相關研究，但其研究成果的主要篇幅仍以探討中國歷代舞獅發展，以及該國各省各地所流傳的舞獅風貌居多。也因此，對臺灣舞獅的發展歷程及型態風格等探索的深度、廣度就相當有限，僅見的資料源包含被視為最早出現臺灣獅陣相關描述的高拱乾《臺灣府志》，以及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周鍾瑄《諸羅縣志》、陳淑均《噶瑪蘭廳志》等方志文獻。

2 吳騰達，《臺灣民間舞獅之研究》（臺北：大立出版，1984 年）。

3 曾慶國，《舞獅技藝》（臺北市：書泉出版社，1997 年）。

4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舞獅技藝活動之研究》（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 年）。

5 施德華，《中國舞獅之藝術》（臺北：國家出版社，2009 年）。

弄獅、獅陣被地方志書提及的篇幅少且資訊片斷，除此之外，也欠缺明確的時、地、物等客觀訊息，讓清領時期舞獅文化在臺的面貌僅止於管窺推論。蔡宗信〈臺灣舞獅歷史發展脈絡之探析〉⁶一文，是少數能運用前揭的史料文獻，初步梳理出清領臺灣舞獅發展輪廓的代表之作。無可諱言，雖然這篇研究已盡可能窮盡相關資料線索，但面對這些脈絡破碎且資訊片斷的研究材料，或像是歷年來以陣頭為題的相關出版品⁷所理出的獅陣資訊，如何能從點狀的歷史資訊，再延伸到線、面狀的文化脈絡掌握，就急需仰賴其他不同的資料源。又如近年有數篇學位論文寫作，已專題性探究如西港獅、宋江獅、金獅陣、客家獅、醒獅等區域型或個別組織的議題，⁸提供了認識臺灣獅陣文化全貌寶貴且過往散落於民間各地的舞獅傳承資料。只不過，這類型的研究資料就整體性的歷史發展脈絡的深入更有侷限性，一來因為舞獅、舞龍等根植於民間社會的文化傳統，其發展模式及傳承環境具有的文字記述

6 蔡宗信，〈臺灣舞獅歷史發展脈絡之探析〉，《身體文化學報》，1（2005年），頁11-26。

7 作為臺灣民間眾多陣頭之一的獅陣，經常也出現於陣頭或以民俗技藝、民間信仰、武術文化等相關主題的出版品，其中又以（依出版時間排序）：黃名宏，《圖解臺灣陣頭：宋江系統武陣》（臺中：晨星出版，2021年）；財團法人臺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編，《大龍峒金獅團的歷史與現況》（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2021年）；謝國興，《西港仔刈香：一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2017年）；黃文博編著，《藝陣傳神——臺灣傳統民俗藝陣》（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年）。郭麗娟，《臺灣獅頭旺——洪來旺人生傳奇》（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年）；吳騰達，《臺灣南部的金獅陣》（臺東：中華民俗藝陣研究室，2007年）；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臺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常民文化，2000年）；林美蓉主編，《彰化縣曲館與武館》（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黃文博，《跟著香陣走——臺灣藝陣傳奇續卷》（臺北：臺原出版社，1991年）；黃文博，《跟著香陣走——臺灣藝陣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1991年）等研究專書成果為代表。

8 這類型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依完稿時間排序）：趙守彥，〈臺灣獅陣——西港刈香金獅陣研究〉（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21年）；鄭燕玲，〈臺灣客家獅傳統之再造：以新竹芎林鄭家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年）；吳平安，〈茄苳地區宋江獅陣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施惠芳，〈臺灣舞獅技藝之研究——以彰化縣秀水鄉協元堂金獅陣為例〉（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16年）；許浩倫，〈高雄市內門區宋江獅陣的研究〉（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3年）；陳佳琦，〈傳承與創新——高雄市舞獅活動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2010年）；楊惠如，〈臺灣客家獅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張亮光，〈六堆客家地區舞獅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班學位論文，2007年）；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運動與健康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李玉燕，〈臺灣民間舞獅宗教儀式與表演藝術之研究——以臺灣獅與醒獅為例〉（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等成果。

環境低，口傳心授才是這類型文化傳承延續的常態，再加上清領、日治等歷史時空距今已達三世代甚至百年以上的時間差，這些先天的研究條件皆頑固地限縮本文探討的舞獅傳承研究深化可能。

明清以降，臺灣進入到日本統治的時代，異民族治理下的臺灣社會，舞獅傳統如何來傳承延續，在前述所列舉的先行研究成果中也多有篇幅涉及，相較於探究清領時期存在著數本志書可支撐探源的工作，舞獅於戰前的發展脈絡這個課題，因直接性的文獻史料更加稀少，再加上語言及主體性、立場等問題，導致多數關於舞獅的研究，對戰前臺灣獅陣發展的認識多只能點到為止。近年來像是《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慣習記事》及片岡巖、鈴木清一郎等研究著作中關於舞獅的描述，開始獲矚目並成為探索戰前舞獅發展的重要線索，可惜的是，多數的研究皆僅做到個別的節錄及徵引，未能就整體脈絡以戰前相關研究資料的運用加以探究。本文以重塑日治臺灣舞獅文化的傳承始末為題，企圖透過縝密且整體性的研究資料解析運用，重構這項散發著濃厚漢人色彩的技藝，如何在戰前半世紀延續發展的傳承面貌。

本文以五個章節來構成，前言、結語乃用於論述研究的緣起、前提、著眼點及結尾總結，第二章將以戰前舞獅於該時代最盛大的臺灣神社鎮座祭的出陣事蹟，闡述臺灣獅陣於異國統治初期的發展樣貌。第三章將透過《臺灣日日新報》歷年相關的報導及非文字性的傳承資料，將過往甚少被理解認識的戰前舞獅活動狀態，加以梳理建構出初步的發展輪廓。第四章的探討焦點將從戰前過渡到戰後初期的獅陣發展脈動，以《民報》、《民聲日報》等具代表性的綜合報刊文獻為考察材料，論述獅陣在過渡日本統治時期至戰後新的環境下，這項根植於漢人傳統社會的技藝傳承軌跡。本研究以民俗學學科

視野展開的歷史傳承民俗研究，研究焦點矚目於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中葉期間，傳承於庶民社會的弄獅文化樣貌，以當下對臺灣陣頭現況的掌握為基礎，透過新的視點，以史料為主、傳承資料為輔的歷史民俗學作為研究手法，探究這項深具古典傳統性格的陣頭文化。藉由以上各章節議題的探究詮釋，預期能將日治時期臺灣舞獅文化的傳承始末梳理明瞭，藉由對這套世代相傳於草根社群之中，屬於臺灣人的弄獅組陣文化傳統的探究，更將有助於深化臺灣民俗研究的知識論根基。

貳、獅陣作為臺灣神社鎮座祭的本島人餘興代表

西元 1895 年（明治 28），臺灣成為日本統治下的新領土，異民族殖民統治體制於全臺展開的治權方針，對 212 年間多半處於消極治理下的大清領土臺灣，勢必構成一股嚴峻的考驗。特別是獅陣、宋江陣等武陣的組成，源自於移民社會地方防衛的需求，平時邀集村落青壯年團鍛鍊武術技藝，一來有強身自娛的功能，此外，面對村落紛爭或逢迎神賽會，方可組陣成團來展現武力及鬥熱鬧。這種由民間草根群眾構成的武裝組織，特別是有些團體還與日軍攻臺遭致的武裝攻防有關，相信在領臺初期，獅陣、宋江陣、家將團等活躍於漢人傳統社會的陣頭，都被當局視為亟需留意防範的對象。這方面，從領臺初期各地迎神廟會紛紛停辦，反映出這段時空背景下，民間社會流露的一股肅殺氛圍。只不過，1898 年（明治 31）起臺北兩大老城區艋舺、大稻埕，相繼回復辦理城隍暗訪及迎神祭典，⁹ 反映出傳承於漢人社會的陣頭文化在戰前最初期，已開始獲得復甦自由的空間。舞獅首度登上戰前臺灣

9 林承緯，《臺灣民俗學的建構》（臺北：玉山社，2018 年），頁 123。

歷史舞臺的契機是在 1901 年（明治 34）臺灣總鎮守臺灣神社鎮座大祭¹⁰的邀演，這項祭典為日本治臺在宗教事務推展相當重要的里程碑。話說回來，臺灣神社並非日治時期最早設立的神社，舉凡 1897 年（明治 30）開山神社、1898 年金瓜石社等創設，皆反映出神道信仰於國家神道、民俗神道在臺各地的信仰展開。但這座以島都臺北近鄰的劍潭山麓為場域，賦予官幣大社崇高社格，以作為臺灣這塊日本新領土的總鎮守所創建的臺灣神社，可謂日治時期臺灣地區神社神道至高的司令塔。

臺灣神社於 1900 年（明治 33）依日本內務省告示第 81 號著手創建，於 1901 年 10 月竣工，完成這座面積達 11 萬 6 千坪，祭神為開拓三神大國魂命、大己貴命、少彥名命，以及殉職於臺灣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四神的神殿設施。作為日本領臺初期宗教事務最大成果展現的契機，當時的官民各界更是精心籌畫首度的臺灣神社大祭，在 10 月 27 日舉行鎮座式，並於隔日盛大舉行例大祭。為因應這項前所未有的慶典盛事，臺灣總督府邀集官民各界籌組臺灣神社祭事協議會，並將包含了祭典及餘興等大祭活動，分別交由臺灣縣廳與臺灣辦務署（警察課）來負責。祭事協議會於大祭兩個月前集會，以委員長之姿負責這項事務的村上義雄知事擔任會議主席，邀集辜顯榮、李春生等來自城內、艋舺及大稻埕共 33 位民間人士，偕同臺北縣政府各部署首長與各新聞雜誌記者等多方人馬，共商籌辦這場祭典盛事。當時針對這項祭典的辦理規劃，除了顧及宗教信仰及典禮場面必要的祭典儀式與物件、神社內外的環境莊嚴提升，祭典娛神也娛人的餘興節目，也是這場大祭規劃時被納入重要環節的部分。當時所訂的餘興包含有「角力、競馬、演武、花火、

10 這場祭典的辦理從 1901 年起，採一年盛大辦理（表祭），隔年為簡約辦理（陰祭），第三年再回復到盛大隆重舉行的模式舉行。如此的模式直到 1917 年（大正 6）之前，維持相當的條理來運作這場的祭典辦理模式。而後接連受到像是：明石元二郎總督病逝（1919 年 / 大正 8）、大正天皇重病（1921 年 / 大正 10）、關東大地震（1923 年 / 大正 12），以及鎮座 25 周年、30 周等重要事件的影響，才解消間格調節祭典規模的措施。參照：金子展也，〈臺灣神社の創建と祭典時の催し物の変容〉，《非文字資料研究》，8（2012 年），頁 216。

花車等」，其中，競馬為陸軍奉納敬獻，演武則由武德會負責奉納敬獻。¹¹ 在會議召開不久後，《臺灣日日新報》以「獅陣演習」為題，報導民間將把獅陣納入臺灣神社祭典餘興，但因知事未見過獅陣而有疑慮，便邀獅陣先到武德會場表演，舞獅精湛的技藝讓縣知事與諸官員讚嘆不已。¹² 就這段報導可知當時統治者對傳承於臺灣民間的獅陣認識不多，一方面也透露出臺灣神社這場大祭對於民間的動員，特別是本島人也就是臺灣人的藝能參與，正可展現當時官民上下對於這項盛事的支持。

在大祭即將到來的前一週，《臺灣日日新報》再度報導板橋地區有獅陣為參與神社大祭正加緊準備的情形：「枋橋街近開一獅館，係張山為教習頭，招集一班青年子弟，每夜在館中教以揮拳弄獅，並十八般武藝。該地支署長親詣觀閱，深為讚美邀他入武德會，以勉成有用之才，自是益加訓練待此廿七日神社開祭之期，會同大龍峒獅陣共演生平，伎倆必大有可觀者焉。」¹³ 這段文字所描述的獅陣組成及團隊作法，是否為這段時空背景下的普遍情形尚無法得知，但至少可知這支將參與神社祭典的獅陣，其組成模式及團練做法與今日相差不大。這場祭典除了板橋、大龍峒的獅陣，還包括士林、大稻埕的獅陣也在這場祭典餘興演武的演出名單中；此外，像是新莊的獅陣因人數較少，故不另組一支來參與。這四支分別來自於大臺北漢人聚落的獅陣匯演，反映出二十世紀初葉的北臺灣，舞獅傳承具有相當的活力在。「武德會之事業經縣知事奮勵鼓舞，準備神社開式之日參列操演，已故習武之家精神百倍。統計大龍峒獅陣一、三重埔獅陣三、枋寮獅陣二，與夫臺北縣下各村落，每夜月明之下，拳棒之聲四起，月落參橫猶未休息，少年義氣自喜恐到

11 金子展也，〈臺灣神社の創建と祭典時の催し物の変容〉，《非文字資料研究》，8，頁204。

12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9月11日，3版。

13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17日，4版。

時或落人後，敦請拳棒之師前來改正者，方之舊代習武之風，大有過之無不及……」¹⁴ 這段出自 1901 年 10 月底的報導，更指陳大臺北地區每逢入夜，各庄頭的練武聲不絕，此繁盛的獅陣、武陣的發展榮景甚至比清領時期都還興盛。

話說回來，縱使日治初期總督府對臺灣舊慣採取綏撫政策，但 1901 年逢臺灣神社祭典出陣前這波獅陣、習武的榮景，在當時被視為是武德會支持下的成果。¹⁵ 臺灣神社鎮座式於 10 月 27 日清晨在敕使、神職率同日本本土華族、臺灣文武官員參列下隆重進行鎮座祭儀，¹⁶ 次日分別由在臺日人、本島人上演奉納餘興活動，由 48 位武德會成員登場奉納的弄獅，與龍舟競渡、奏樂、煙火成為這場盛會重要的本島人奉納節目。關於祭典當日的獅陣表演，會後以「武德可尚」標題，被《臺灣日日新報》詳細加以報導：「昨臺灣神社武德會場結棚於圓山側之舊塗城內，大稻埕、大龍峒、士林、枋橋諸獅陣各聚集於此。（中略）神社祭儀始畢將屆午刻，各武士即登場演武，兒玉督憲及縣知事諸高等官亦臨場閱操，但見各棚獅陣先已獅頭搖弄，然後擲獅毬作齣，獅亦隨毬進退上下俯仰，若龍蟠虎踞之勢，既而武士徒手競搏拳蹠交加，猶疆場之對壘，舉刀劍而無傷也，競武之餘，則以跳棹相尚……」¹⁷ 可見這場祭典餘興的表演，共找了大臺北各地具代表性的獅陣共聚匯演，在總督及高官雲集的場面下，獅陣表演了臺北獅的搶路球、打拳頭、傢俬套等獅節表演，如此在權位者及眾所矚目下的出陣獻藝，可謂臺灣獅陣一大盛事。其中，由鄰近臺灣神社的大龍峒居民組成的大龍峒獅陣，更在這場出陣

14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27 日，6 版。

15 「武德會知事業經縣知事奮勵鼓舞，準備神社開式之日參列操演，已故習武之家精神百倍」。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27 日，6 版。

16 「鎮座」又稱鎮座式、鎮座祭，為神道祭祀場域開闢創建的重要祭儀，透過該祭典迎請天神地祇降臨此地鎮守獲得祭祀。參照：平凡社編《神道大辭典》第二卷（東京：平凡社，1941 年），頁 481。

17 《臺灣日日新報》，1901 年 10 月 30 日，3 版。

後，先後獲得北白川宮王妃及兒玉總督、村上前知事贈與銀幣五十圓¹⁸及金牌一面作為獎賞。

獅陣作為臺灣漢人社會防衛及迎神衍生的陣頭之一，在這場重要的祭典當中，獲得相當大的社會矚目及重視。也就在那幾天，《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一則關於新竹某紀念祭典的活動報導，便以「弄獅之戲較諸戲為有益，其所習皆拳棒之能，有時寇賊或兇害及身，則能顯一手一足之能自護其身，故習此戲者不但遊手好閒之輩習之，農工商諸色人等亦習之也。」¹⁹來闡述弄獅相較其他的戲曲表演具有的優點，鼓勵人人不論身分職業都該踴躍來學習。獲得當政者關愛眼神的具體呈現，讓獅陣再度受邀在臺灣神社祭典餘興活動中大顯身手，在這場相當具指標性的祭典餘興中，舞獅是少數除了傳統曲藝之外，出現於這場神道祭典的陣頭表演。在茶商公會及艋舺、大龍峒居民的支持挹注下，獅陣來到圓山忠魂堂附近李春生的菊花田那一帶演武展藝。²⁰這場盛事創造的熱鬧繽紛場面，被文人粘舜音寫進《臺灣神社祭典》這首描述祭典盛況的詩詞裡，「（前略）宮司獻幣虔，公吏及紳士，鵠立○兩邊，社中樂既奏，附近鼓歌宣，道旁列獅陣，河畔競龍船，處處旌旗爛，家家燈彩懸，優伶別男女，演劇賽新鮮……」²¹在這段描述祭典餘興的部分，可清楚看到獅陣與龍船、戲曲、音樂等幾項漢人代表的藝能傳統共列其中。只不過，在同一時間，臺北卻也出現各獅陣藉著武德會員名目來結黨橫行的事件，在1903年（明治36）9月，大稻埕獅陣出陣陂心庄迎媽祖這場廟會，時與當地陂心庄獅陣產生嫌隙，此事延續到雙方參加艋舺迎神仍延續此爭端，引起大稻埕日新街派出所介入調查。²²

18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1月05日，3版。

19 《臺灣日日新報》，1901年10月31日，4版。

20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0月30日，5版。

21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0月28日，3版。

22 《臺灣日日新報》，1903年10月01日，4版。



圖 1 1912 年（明治 45）1 月武德會臺北支部成員於淡水館，以獅陣來歡送村上會長的演武場面。

資料來源：臺灣慣習研究會，〈土人の演武〉，《臺灣慣習記事》，2：5（1912 年），首頁。²³

如此獅陣間產生的衝突還牽涉到武德會員名目等問題，²⁴ 在兩年後再度

23 隨圖隔頁附有圖說：「臺灣習俗，有謂創獅者。每年春之元日，冬之十日，以及迎神賽會，凡武人各集數十人，名曰獅陣。紫竹枝外蒙五色帛為獅子形，以二人粧獅子為跳躍狀，餘則擁以矛盾竹杖，列次各展拳勇技擊之術。考其緣起，取意農事既畢，設想為狩獵之樂，詩曰，肅肅免置，殳之丁丁，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蓋講武於狩獵中，古之遺意也。時代推移，遺風漸邈，自有鎗礮之巧，而戈矛以鈍棄，自改隸以來，武人技擊亦自棄。然拙者巧之機，屈者伸之始，且文德與武功不容偏置。武人尤須作其壯氣，使之修德，而入於有勇之方之範圍。於是，村上臺北縣知事為會長，倡立武德會，以裁成在臺之武人，未幾，知事以官制改易，解組歸朝。於是武德會員，相率呈其技勇，別於淡水館，並攝影為紀，圖成，謹書一言」。此文由文末署名邱心源所撰，全文針對臺灣獅陣於當時的呈現樣貌、成俗考源及武德會與獅陣之間的關係描述說明。此篇幅雖僅兩百餘字，但與這張照片可謂戰前最早出現於公開出版物的史料，對本研究及臺灣獅陣研究議題極具研究價值。

24 關於武德會於臺北的發展始末及成員背景，赤星義雄《臺灣の奇習》指出日本治臺以來在大稻埕成立武德會臺北支部，於開會式當日號召在地的武術分子「弄獅」展現武藝，這些人的領袖名為陳闊嘴，是無賴漢的頭頭，會員也都是些經常喝酒鬧事的惡無賴。參照：赤星義雄《臺灣の奇習》。臺北：財界之日本臺灣支社（1935 年），頁 75-76。

被《臺灣日日新報》以「獅陣橫行」加以報導，提及艋舺獅陣成員自立為武德會員，²⁵ 以八甲庄拳師楊番仔為領袖，結黨聚眾於艋舺地區鬥毆尋仇等事由。²⁶ 光藉由這幾則事件報導，實難以完全呈現真實的歷史全貌，但是，從報導內容顯示出武德會入會與否產生一股排擠效應，再加上獅陣林立、成員複雜涉入事端等狀態，透過這幾則報導確實得以略窺一二。獅陣在此時空背景下仍活躍於各迎神與祝賀集會，舉凡全島紳商於林本源邸辦理的總督歡迎會、²⁷ 總督到訪員林的歡迎集會，²⁸ 以及艋舺年例迎保儀大夫遶境等場面，都可見獅陣與梨園出陣展藝。同時，在全島最受矚目的臺灣神社祭典餘興活動中，大龍峒²⁹ 獅陣的演武也延續出陣。³⁰ 然而，在這年出陣過程又出現幾則衝突，首先是獅陣在行經稻新街時，成員的少年與路人發生口角，便以表演用的臺灣刀攻擊對方，再者又出現兩三起小衝突，所幸這些爭端都獲得了控制撫平。³¹ 這些多由血氣方剛青壯年組織而成的獅陣，常常因出陣與他者摩擦而滋事鬧爭端，不僅受治安機關的關注，一些活動為避免滋事而開始疏遠獅陣的氛圍，也直接反映在隔年（1908）臺北稻江迎城隍的遶境隊伍參與情形。³²

25 1902 年（明治 35）4 月於淡水館召開武德會臨時總會，會上出席的臺灣獅陣分別來自艋舺、士林、枋橋、新莊及大稻埕，其中大稻埕有兩陣，人數從數十名到百名皆有，各陣於會場上排陣演武獲得滿堂彩的掌聲。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02 年 04 月 05 日，4 版。

26 《臺灣日日新報》，1905 年 06 月 10 日，4 版。

27 《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10 月 05 日，3 版。

28 《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01 月 16 日，4 版。

29 大龍峒以獅陣，艋舺、大稻埕及士林，則各派出彩船、藝妓與競渡龍舟等地方特色傳統來參與臺灣神社祭典的作為，顯示出這團今日仍傳承延續的大龍峒（金）獅陣在二十世紀初期具有的聲望及代表性。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04 日，3 版。

30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05 日，7 版；《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16 日，7 版；《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27 日，2 版。

31 《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10 月 31 日，5 版。

32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06 月 13 日，5 版。

叁、爭端製造、歡慶營造： 戰前臺灣舞獅傳承軌跡建構的摸索

舞獅在戰前被作為餘興表演及祈福儀式的活躍展現，³³ 不僅在前章節提及轟動全臺的臺灣神社祭典上的獅陣表演，就單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的報導內容為據，即可感受到獅陣熱絡於全臺各地演武鬧熱的身影。1908 年（明治 41）在員林地區辦理的一場天長節慶典中，獅陣與北管十餘陣熱鬧非凡，³⁴ 幾天後同樣在員林，官民為慶祝派出所官舍落成，獅陣作為餘興表演又見登場。³⁵ 而在 1909 年 8 月高雄的迎神祭典上，報導前頭以「本島鄉村迎神，仍循舊例，多用獅陣、宋江陣」來說明當時民間迎神主流的陣頭是獅陣及宋江陣，只不過此類陣頭因參予成員草莽氣息重，加上手持利器容易插槍走火，在當時就演變成一場爭端意外。新聞內容寫下：「使用利器，實為維厲之階，如克月三十日，打狗支廳前金庄，恭迎天后，附近庄多備旗幟鑼鼓、獅陣、宋江陣，以助鬧熱。有鹽埕庄陳、林二姓者，出獅陣、宋江陣各一，其後不知有何構怨，陳姓竟被林姓殺斃一人。警官按報，即急為彈壓，將林姓拏去六人，為之拷問云。」³⁶ 這場慘痛的陣頭廝殺事件，似乎逐步加深社會大眾對獅陣參與份子的刻板印象。但另一方面，在新竹、彰化、員林等地的天長節慶祝活動，市場落成的慶成集會仍可見獅陣偕同掌中班、梨園、弄龍等表演踴躍出動，³⁷ 甚至於高雄一座派出所舉行落成儀典，也找來獅陣進

33 鈴木清一郎《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在介紹臺灣民間逢正月十五的習俗時，具體描述及定義弄獅（獅子舞）的樣態，認為弄獅與日本神樂十分相近，具有祈求平安及祝賀的功能，表演形式與弄龍相同，參加遶境隊伍前往各地舞弄表演。參照：鈴木清一郎《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頁 299-300。

34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1 月 05 日，4 版。

35 《臺灣日日新報》，1908 年 11 月 19 日，4 版。

36 《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08 月 04 日，4 版。

37 《臺灣日日新報》，1909 年 11 月 10 日，5 版；《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1 月 06 日，3 版。《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0 月 30 日，5 版。

行餘興表演³⁸。

前述這些泛官方活動皆頻繁可見獅陣出沒，更何況在各大迎神賽會上，獅陣更是頻繁地出陣，譬如 1911（明治 44）年宜蘭街、頭圍支廳、枋橋街等地迎北港朝天宮聖母、關渡宮聖母祭典，皆可見當地居民便熱情出動獅陣迎神遶境。³⁹ 同年在臺南一場也是迎北港媽祖的祭典上，長興上里大灣庄與永康上中里蜈蚣潭庄各自出獅陣，但在迎神途中兩隊獅陣相互鬥毆，所幸及時被警察制止這場衝突。⁴⁰ 獅陣，在當時由臺灣總督府高等法院出版的《臺法月報》中，將之視為一種具有祈求合境平安及除魔祈福的舞蹈，⁴¹ 只不過例年來頻繁於出陣中引起衝突，導致獅陣在人們眼中已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在 1911 年 6 月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的〈城隍遶境雜感〉一文中，藉由文字寫下對該年度臺北迎城隍的觀察，其中便提到「例年以獅陣、落地掃居多，今年落地掃只寥寥，獅陣除了二、三童子獅而外，絕無有也。惟南管十音及梨園子弟，皆視昨年而倍焉，亦已見民情之漸趨風雅也，至于獅陣最易滋事，能絕無之尤佳，或有云如許熱鬧，乃不見鐘鼓亭，未免減色」。⁴² 等描述，文中指出獅陣易滋事的問題，雖然這篇評論僅針對該年祭典中陣頭參與的情形作討論，但發生在這場享有「五月十三人看人」盛名的祭典中，獅陣被世人投以負面形象的問題，很可能已非個案問題。

確實以「獅陣鬧事」、「獅陣爭路相鬪」為標題的報導接連出現於報紙頁面中，在 1913 年（大正 2）嘉義歡慶上元的遶境活動中，西門外獅陣與雲霄盾獅陣於大街上逞械鬥毆，衝突原因為兩陣相遇時答禮不足產生的摩

38 《臺灣日日新報》，1910 年 11 月 30 日，3 版。

39 《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02 月 16 日，3 版；《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04 月 25 日，3 版；《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05 月 22 日，3 版。

40 《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02 月 07 日，3 版。

41 金田殿藏，〈慣習 臺灣の正月〉，《臺法月報》，5：1，1911 年，頁 25。

42 《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06 月 11 日，3 版。

擦。⁴³ 1920 年（大正 8）在臺北，大稻埕、大龍峒與其他獅陣因爭路產生糾紛，進而發展成持刀械互鬥，傷者達十多名之慘痛事件。⁴⁴ 只不過在事件發生的 2 年後，換成「龍峒獅陣光榮」這樣的標題刊上報章篇幅：

大龍峒獅陣，在前清時代，便以保護地方著名，改隸後逢神社大祭典，曾蒙兒玉前督憲，賞以金牌。後亦屢蒙獎與現金，此次霞海城隍祭典，又蒙贈與優勝旗，該獅陣頗以為榮，自一昨日起，大龍峒商業家，及烟草局、鐵路部等諸職工，皆釀金演戲為賀云。⁴⁵



圖 2 大龍峒金獅陣出陣近況

資料來源：2022/11/12，臺北士林。林承緯攝。

43 《臺灣日日新報》，1913 年 02 月 28 日，6 版。

44 《臺灣日日新報》，1920 年 05 月 15 日，6 版。

45 《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06 月 14 日，6 版。

這段文字將大龍峒獅陣（現稱大龍峒金獅團）的發展歷史及創團緣由細數回顧，並順著時間序描述該團從臺灣神社大祭受邀演武以來，數度獲得總督、宮廟及政府單位、地方仕紳等人獎賞鼓勵的傲人歷史。從 1922 年（大正 11）關於大龍峒獅陣這則報導內容，顯示當時官民對於獅陣所表露的態度並非一面倒地排斥反對，雖然這團獅陣於報導兩年前也曾涉入與他團的械鬥事端，只不過歷史悠久且名氣響亮的大龍峒獅陣，不論在歷年臺灣神社大祭的演武參與，以及在地宮廟年例性的迎神賽會中，皆扮演相當稱職且重要的角色。顯示當時官方對漢人社會活躍的獅陣並無明顯的干預及打壓。雖然該時期的官方並無蔑視或打壓的作為，但對獅陣經年累月累積成型的觀念仍難免容易落入刻板印象之中。1924 年（大正 13）在《臺灣日日新報》的評論專欄「WELCOME」中，有位屬名有心人的人士，投書指出：「要取締無賴漢，就應該先禁止這些人賴以維生的獅陣武館等巢穴」⁴⁶，如此將無賴漢與獅陣成員畫上等號的理解，似乎反映了當時部分人士對獅陣的認知。相當諷刺的是在這則投書後的兩週內，在臺北大稻埕就發生四位無賴漢在白天持屠刀於街上逞兇欲殺人示威的景象，而且這四位欲施暴的無賴漢皆為獅陣成員。⁴⁷

二十世紀初葉，獅陣以作為官幣大社臺灣神社大祭的漢人餘興代表之姿，不僅登上了歷史舞臺，展現的精彩演出更獲得滿堂彩。自此以後，獅陣、弄獅這項流行於漢人傳統社會的陣頭技藝，開始廣泛出現於《臺灣日日新報》對各地的官民節慶及迎神賽會報導篇幅，活躍的程度遠勝過其他各式的傳統陣頭。只不過，獅陣於戰前歷史的傳承發展並非只有傲人的風光偉業，血氣方剛的獅陣成員常因出陣起衝突鬥毆等慘痛的負面紀錄，也散見於當時報紙新聞之中。當時一般大眾如何看到獅陣，政府當局是否如至今幾本獅陣

46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06 月 24 日，夕刊 2 版。

47 《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07 月 06 日，夕刊 4 版。

研究專書皆認為戰前是獅陣發展黑暗期之說，就現存掌握的史料文獻而論，獅陣在臺灣的發展情形，就明治、大正年間而言，甚少有來自官方當局的干預阻擾。但是當時的民間卻也出現對毀譽參半的獅陣發展抱持著保留的聲音，譬如 1926 年（昭和元）在基隆，就有幾個地方在傳授演戲及弄獅技藝，每當在演戲、傳授舞蹈及念歌曲時，附近的兒童會來聚集觀賞並仿效而做，雖然招募的對象多為公學校畢業者，但此舉未獲得一般民眾所認同。⁴⁸不久之後，《臺灣日日新報》便出現以「基隆教習弄獅 有碍風教」為題的新聞報導，內容指出：「既報，基隆教習弄獅，現有數處，多募公學校卒業生，或在學高級生，為練習員。因此凡加入弄獅之生徒，皆荒於學業，或騙父兄登校，或向教師偽稱事故早歸，其實皆潛往弄獅，似此實例，不遑枚舉。如基隆市媽祖宮口，盧某新店、陳某、翁某，蚵殼港童某等之子，皆第二公校五年生，因耽於弄獅，不事學業，其父概係相當商人，雖十分訓戒，然亦無可奈何，各向學校退學。」⁴⁹此則報導直指獅陣傳習影響社會風氣，導致學齡孩童荒廢學業，如此在當今社會部分似曾相似的議題，同時另一方面卻也與今日推動傳統技藝向下扎根的文資教育背道而馳的發展，真實出現於將近百年前的臺灣。

究竟獅陣在當時社會的處境將如何發展，相當巧合的是，在基隆這個事件發展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臺北州警務當局便指派北署係員（職員）針對臺北市內各音樂團、獅陣其他社員的性質進行調查掌握。⁵⁰此則報導可說是戰前報章媒體上首度出現治安當局以公權力涉入調查獅陣的紀錄，此舉是否與不久前才發生的基隆學童翹課習獅藝有關聯，或者反映的是這時期社會整體

48 《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08 月 09 日，夕刊 4 版。

49 《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09 月 19 日，4 版。

50 《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10 月 13 日，4 版。

對獅陣產生顧忌的氛圍，就目前掌握的相關文獻資料仍難以全然得知。但令人感到弔詭的是，在一連串與獅陣相關的負面新聞之後，隔年起（1927年），一則又一則獅陣活躍於各地廟會的報導接連登場，「基隆元宵夜 爆竹獅陣燈謎梨園」⁵¹ 如此的傳統，曾是老基隆人回憶裡的元宵夜熱鬧景象，弄獅吃炮的炮獅表演型態從戰前即存在，在 60、70 年代曾再興盛一時後已日趨式微。農曆 3 月，彰化南瑤宮有臺北州海山郡大湖庄的獅陣前來獻藝，⁵² 在屏東慈鳳宮的媽祖遶境陣容中也見數團獅陣領頭，⁵³ 位於臺南州北門郡北門庄的南鯤鯓廟代天府逢主神誕辰辦理祭典，四面八方的信徒前來參拜，並且也湧入多數的獅陣、宋江陣等陣頭。⁵⁴ 幾乎同一時間，前年才被北署關切的臺北地區的獅陣，在大龍峒保安宮迎五谷先帝這場遶境祭典中，共有大龍峒獅陣、後港墘獅陣、四坎仔獅陣、田寮仔獅陣、牛埔仔獅陣、坡心獅陣等六陣出動，⁵⁵ 這些分別坐落於今日大同區、中山區、士林區及大安區的庄頭獅陣雲集大龍峒保安宮的迎神遶境，反映出當時臺北各庄頭聚落居民組獅陣的風氣依舊熱絡。附帶一提，當年出陣保安宮迎五谷先帝聖誕遶境這些獅陣多數已凋零少有活動，僅剩大龍峒獅陣（現稱大龍峒金獅團）依舊活躍於各種官民慶典節慶及宗教活動之中，同時以臺北市登錄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身分致力於臺北傳統獅陣文化傳承延續。

就以日治中葉 1927 年（昭和 2）這年度出現於《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的內容來說，檢視從北到南⁵⁶ 的全島各大小迎神慶典都可見獅陣活躍的身

51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2 月 19 日，夕刊 4 版。

52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4 月 05 日，6 版。

53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4 月 25 日，4 版。

54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5 月 19 日，夕刊 4 版。

55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5 月 22 日，4 版。

56 在每年一度農曆 6 月 15 日的臺中迎城隍遶境陣頭陣容，也見弄龍、獅陣的參與。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7 月 04 日，4 版。

影，特別是因全島交通網路日趨便捷，像是 1927 年在彰化南瑤宮廟埕上，就出現來自臺北州海山郡大湖庄（現今的新北市鶯歌區）的獅陣來參拜獻藝；⁵⁷ 1931 年高雄州廳落成辦理的恭迎北港媽祖遶境盛事，澎湖官民也特邀馬公西衛獅陣赴高出陣展藝等。⁵⁸ 這些原本僅在各自庄頭慶典迎神出陣的獅陣，伴隨著社會型態及交通條件等變化，開始有機會遠行到外地。像是在 1931 年臺北迎城隍的廟會中，嘉義長義堂獅陣更動員百名成員北上⁵⁹ 參與遶境；⁶⁰ 同年農曆八月逢嘉義城隍祭典，臺北獅陣界為表達對嘉義獅陣北上出陣的感謝，號召 300 名獅陣弟兄一行浩浩蕩蕩南下出陣答禮。這場空前的獅陣跨區南北交流史話，更真實展現出臺灣獅陣於戰前活躍蓬勃的一面。話說回來，300 名手持刀械及獅頭的獅陣弟兄集體南下出陣的景象，在當時也引起治安單位的注意，根據當時的報導指出：「嘉義警察署聞訊，為防萬一生端，去八日召喚市中各獅陣之教師十餘名，查問各陣員之素行性質，並使各教師，提出將來絕不至生端之保證書云。」⁶¹ 藉此顯示官方當局對民間獅陣的認知，絕對有受到過往各地獅陣發生的鬧事械鬥等風波而具有警覺防範的意識，但這部分的介入管理依照目前掌握的史料所見，多僅止於維繫社會秩序層面的處置，而非對獅陣代表的臺灣漢人文化、宗教色彩上的干預或壓迫。該場祭典場面浩大，臺北獅陣 200 餘名蒞臨展藝，嘉義當地著名獅陣如長義堂、新義堂、福興堂皆有出陣，另外還可見基隆、高雄的獅陣也來參與，⁶² 十足展現出當年南北各路獅陣交流相挺的風氣。嘉義獅陣除了這年與

57 《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04 月 05 日，6 版。

58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4 月 25 日，夕刊 4 版；《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5 月 05 日，夕刊 4 版。

59 當時由武義會、大龍峒金獅團、牛埔金成獅、下奎府町金獅團、四崁協和殿、板橋合興獅、等十團臺北地區獅陣所組織而成的臺北武術聯合會，在農曆五月十一日列隊前往臺北車站迎接嘉義長義堂獅陣到來，並於該晚舉辦歡迎會。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6 月 20 日，4 版。

60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6 月 17 日，8 版；《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6 月 26 日，8 版。

61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9 月 10 日，4 版。

62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09 月 11 日，8 版。

臺北獅陣的交陪互動之外，在同一時期的北港迎媽祖遶境隊伍中，亦可見除了北港在地的老武館德義堂、勤習堂⁶³之外，嘉義獅陣也來助陣鬥熱鬧的景象。⁶⁴

獅陣作為臺灣漢人社會具特色的一種文化表徵，除了自主自發於各區域、社群間構成交流互動，享有盛名的大龍峒獅陣就在1928年（昭和3）10月受邀赴日出席博覽會的表演活動。⁶⁵「兵庫縣御大典紀念阪神博覽會，此次經總督府商工課同大龍峒金獅團代表交涉決派團員三十四名，並保安宮溫趙二將軍，及弄龍等。不遠將附輪東渡，以副大典博覽會時，現該團員極力練習，並準備服裝以便屆期前赴。該獅陣自前清時，以護民有功，聲名頗著，又故兒玉將軍督臺時，亦曾蒙獎賞，此番得赴博覽會獻技，該團頗以為榮……」⁶⁶從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報導可知，這場赴日演出的邀約來自臺灣總督府當局，1901年大龍峒獅陣在臺灣神社大祭上的表演所造就的風評，以及這支獅陣具有的歷史地位，促成這場難得出陣到阪神博覽會的紀錄。大龍峒獅陣在臺灣總督府設置於甲子園阪神大博覽會臺灣館中表演弄獅，以真刀展現人獸搏鬥的情節，主要演出有：搶路球、金獅過刀、殺獅（剖獅）、救獅⁶⁷等弄獅套路，精湛的獅藝展現博得滿堂喝采。

1930年代前後，獅陣在全臺各地迎神慶典場合的活躍可說到達巔峰，⁶⁸

63 《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03月02日，夕刊4版。

64 《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02月17日，8版。

65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08日，4版。

66 《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09月22日，4版。

67 關於這場表演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原文為「獅子退治、獅子節、獅子奪珠、救獅武術」，這些名稱皆為翻譯過的漢文，故在此直接轉化改寫成臺北獅陣慣用的獅節（套路）名稱來說明。參照：《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0月21日，4版。

68 獅陣及子弟戲、布袋戲、宋江陣、拳鬪等民間技藝在當時，被視為臺灣本地的一項農村娛樂，過往政府當局將宋江陣、八家將等視為有害風俗衛生，並以可能導致男女風紀混亂為理由來取締管制，但近期開始對這些農村娛樂提出獎勵政策。參照：蕭共來，〈農村問題と娛樂 に就て〉，《高雄州時報》，34，1933年，頁29-31。

大龍峒獅陣赴日博覽會的展藝，這對該團成員甚至全島獅陣而言，都是相當大的士氣鼓舞。1933 年基隆迎媽祖遶境隊伍有臺北永樂獅團的參與，同年的臺北迎城隍遶境隊伍中也見西螺獅陣北上出陣，⁶⁹ 如此蓬勃活絡的民間迎神熱力，1935 年（昭和 10）彷彿來到獅陣在戰前發展的臨界點。該年 6 月，北斗街迎媽祖盛況空前，遶境隊伍邀集了弄龍、舞獅、子弟戲、移動布袋戲、南北管等陣頭及藝閣 20 餘檯，兩日祭典共吸引四、五萬人次的參與者。只不過，在這般看似歌舞昇平的節慶過後，獲得主辦單位北斗街實業協助頒發特別獎的北勢寮獅團，在會後被北斗郡警察課以獅陣武器恐在日後肇禍生端為理由，將這些獅陣成員所持有的刀械沒收處理。⁷⁰ 同時間在基隆的城隍祭典，來自臺北牛埔仔的金成獅預定出動兩百餘人，帶著以銅鍍金重達 11 公斤以上的獅頭前往基隆出陣，⁷¹ 如此輸人不輸陣的獅陣氣魄在一南一北的祭典之中充分展現，獅陣也被始政四十週年臺灣博覽會的南方館餘興部列為餘興表演邀演的項目。⁷²

與舞獅有關的文字紀錄就報刊所見，1937 年（昭和 12）1 月，以「舞弄獅頭」為標題報導指出，從新正以來，有數名日本人（時稱內地人）到各戶舞弄獅頭來祈福討吉利，據傳以此獲利，還趁機探人門戶並有偷竊之疑。也因此，嘉義署正將這幾人留置調查中。⁷³ 這是戰前最後一則關於獅陣、弄獅、舞獅的報導，特別的是當事者還是日本人。這種迎春祈福的習俗確實在臺灣與日本皆存在，究竟這則報導所指的舞弄獅頭用意，運用的獅頭是否為日本神樂的獅子頭，因受限於相關資料的欠缺而無法獲得解答。至此之後，獅陣甚至臺灣民間迎神祭典的動靜似乎隨著活動中止等緣故，未在出現

69 《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05 月 10 日，4 版。

70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06 月 04 日，夕刊 4 版。

71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06 月 06 日，夕刊 4 版。

72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07 月 18 日，8 版。

73 《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01 月 13 日，8 版。

於各種史料文獻之中。或許可推測在 1937 年伴隨戰爭到來的氣氛，當局為達戰爭動員之需，臺灣總督府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等戰時措施，讓獅陣與其他傳承於民間的文化傳統面臨同樣的困境，進入到停擺受限的休止期。對照戰後所發行的地方志書之中，就武館、獅陣於戰前發展脈絡描述最深入的《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 11 藝文志》所述：「日據初期，本縣各地舊有許多拳館，照舊存在，間亦有新設者，各館皆備有刀、鎗、棍、棒、藤牌等之類。每逢迎神賽會，各館均搬出所有武器，列隊追隨持獅頭模型者之後行進；振興司派獨稱金獅陣。各陣常常相機擇地表演，以示技術精巧，威風凜凜，日人忌之。迨日據中期，乃以防止爭端為名，事事干涉，嚴加取締，及日據末期，因其侵略戰爭，局勢日趨嚴重，為防民變，下令禁止拳館。所有武器，倘未及妥藏，皆遭沒收。光復後，一時有復興之概，然不久又寂寞下去。」⁷⁴，顯示與本章節的考察所梳理詮釋的戰前武館獅陣發展的認知有所出入。特別是本研究仰賴的多數戰前一手報刊史料描述下的日治中期獅陣蓬勃活躍之狀，的確與新竹縣志指出的事事干涉且嚴加取締的局面落差甚多。除了可歸咎於客觀層次的區域差異，該書成於 1957 年，在仍處於特定意識形態濃厚的修史條件束縛下，導致對戰前獅陣發展全貌有所偏執。

戰前臺灣獅陣傳承的軌跡及活躍的展現，僅仰賴現存有限的文字資料確實有所侷限，特別是透過獅頭、獅旗、刀械等造型，結合弄獅弟兄的操演技法、獅團出陣的行列陣勢，以及鑼鼓、鞭炮、吆喝等聲響元素的結合，才是活生生完整的出獅氣勢風範，可惜的是文字書寫記錄能表意傳達的資訊仍有限。除此之外，獅陣如此作為臺灣漢人社會一種草根文化的呈現，屬於庶民階級為主的文化內涵，確實也相當容易被史書或文獻典籍所忽略，縱使報章有較多被報導的機會，但也容易因社會局勢及記錄條件而讓資訊的浮現無法顯著。像是《臺灣日日新報》所報導有關臺灣獅陣的訊息，最後一則出現於

74 黃旺成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 11 藝文志》（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 年），頁 32。

1935 年 6 月，離 1945 年終戰還有 10 年的時光，日治時期終結前的倒數十年，戰前數十年間活躍蓬勃發展一時的獅陣，是否在戰時體制束縛之下，一切的活動甚至文化傳統的延續斷裂顯得無聲不息。



圖 3 艋舺祖師廟八仙桌雕刻桌裙弄獅齣頭。

資料來源：盧宥諤攝。



圖 4 艋舺祖師廟弄獅齣頭的造型將獅陣的配置及其器具生動展現。

資料來源：盧宥諤攝。



圖 5 這座雕製於日治末期的雕弄獅齣頭八仙桌雕刻桌裙，至今仍擺置在艋舺祖師廟大殿上。

資料來源：林承緯攝。

這樣的研究困境在現今艋舺祖師廟大殿內的一只八仙桌上（圖 3），出現一件具突破意義的非文字資料，一個彷彿把當年的獅陣文化凍結傳世至今

的民俗資料。這座八仙桌完成於 1941 年（昭和 16），是由艋舺在地鑿花司阜許山牛雕製，其雕刻桌裙採圓雕技法栩栩如生雕刻出弄獅的齣頭，這齣由 11 個人物構成的弄獅題材，中間可見表情誇張的獅鬼仔、獅婆逗弄著兩人舞弄的獅子，左半部有 3 位分持鼓、小鑼、小拔的演奏者，持用樂器及基本編制與今日相同。右半部則可見 4 位分持兵器的人物，透過立體寫實的人物及佈局將獅陣弟兄演武出陣的畫面刻下，歷經 80 餘年傳世至今，成為一份認識戰前獅陣相當有意義的研究資訊。也顯示出 1941 年的時空環境對獅陣雖已出現林林總總的限制，但透過作為寺廟供具雕刻裝飾題材的製作，似乎表現出舞獅在當時民間依舊受到相當深的重視，才透過雕刻表現在地方大廟正殿最顯眼的桌裙上。



圖 6 「弄獅齣頭」中生動呈現的獅鬼仔逗弄獅的景象，於現今獅陣中仍忠實呈現。

資料來源：2022/11/12，臺北士林。林承緯攝。

肆、在禁止與復甦夾縫中活力再現的戰後初期的獅陣

1945 年 8 月 15 日，昭和天皇接受波茲坦宣言，宣布日本投降。終戰的到來，終結五十年殖民統治的局面，那些被迫塵封七、八年的獅陣、曲藝等民間文化傳統，頓時從戰前末葉戰爭體制及皇民化政策束縛中獲得解放，取代異民族治理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這些歷經五十年來日本統治洗禮的臺灣漢人傳統，將如何來看到及對待。臺灣在 8 月 15 日的日本投降後，進入到戰後空窗的無政府局勢，直到 10 月 25 日於臺北公會堂辦理的臺灣地區受降典禮過後，臺灣進入中華民國時期。隔日，一般市民團體與學生聯盟於臺北市區，熱鬧辦理一場以「慶祝光復、歡迎陳長官」為題的歡慶遊行，這場活動上午由高專、開南商工、商工專修、臺北二中、北三中、淡水甲、國民中、商工土木測量工商……，以及家政、淡女、北一、二、三、四女、靜修女等一萬餘名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從臺北公會堂出發繞行附近街道到達省公署前大廣場聽取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致詞。下午由一般市民團體陣頭來辦理遊行，包含有獅陣 13 陣、龍舞 6 陣，以及音樂團體 150 陣組成龐大隊伍從大龍峒保安宮出發，行經太平町、建成町、御成町，再來到臺灣省行政公署之後，最後在艋舺龍山寺解散。⁷⁵在這場以政治目的所辦理的盛大遊行中，學生隊伍及民間陣頭成為遊行的兩大主角。其中，這些獅陣、龍陣及音樂團體的公開出陣，極有可能是戰後首度的公開活動，從龍獅號召近 20 陣，音樂類陣頭更高達 150 陣的數量，顯示籌辦小組有相當程度的動員。

就在這場動員學生及陣頭來慶祝光復、歡迎陳長官的遊行活動熱烈進行之際，自戰前即活躍於文化活動的史家楊雲萍（1906-2000），在同時間投書一篇名為「光復與『復古』」的專文刊登在《民報》頭版，原文指出：「臺灣光復，已經過了二個月餘，正著著地洗掉異族統治汙跡和殘渣。曾被禁止

75 《民報》，1945 年 10 月 27 日，1 版。

的，被壓迫的，被冷視的，以重見天日，踴躍地在現出它們的存在了。可是同時，只因為只是『臺灣古來所有的』，乃不論加減乘除，也乘時隨之出現，這點確須要我們的注意和考慮。單是「臺灣古來所有的」就一切善美嗎？當然，我們古來所有的，有很多值得保存，值得光大的。然而也有不少的要棄却的、要改善的事物存在。（中略）對『歌仔戲』『子弟班』『金獅陣』，我們也感著無限的親愛，可是我們希望『歌仔戲』『子弟班』能夠接受近代演劇的成果，『金獅陣』能夠得到近代的團體訓練。（中略）我們的光復，決不是單純地復歸到五十年前的時代去，決不是機械的『復古』，我們要走的是新的道義之路，新的理智之路。」⁷⁶不知道是刻意安排或是巧合，楊雲萍這篇文稿就排在前揭那場慶祝光復、歡迎長官那場萬人遊行的活動報導旁邊。楊文首先提到光復具有的革新、嶄新的意象，如此時代的氛圍應一併用來審視那些臺灣過往所存在的傳統，那些需要保存且發揚光大，那些有必要拋棄或是改善，疾呼面對過往的傳統不可喪失追求進步及與時俱進的反省能力。文中具體針對「金獅陣」及「歌仔戲」、「子弟班」等民間陣頭及曲藝，提出應該要導入近代的團體訓練來期許金獅陣的未來發展。

1946 年中旬，臺北迎城隍這場從戰前即盛起一時的迎神活動也預計恢復辦理，但是被臺北市警察當局以獅陣、裝閣、音樂團的街頭遊行，以及紙枷販售等行為涉及迷信為由而禁止；並且指出部分不良份子向市民勸募寄附等實為榨取行為，要求歸還收取的費用，並鼓勵被害者應主動報案。⁷⁷從去年 10 月下旬官民歡慶光復遊行中活絡出陣的獅陣、音樂團，在半年後回歸到臺北人常民生活逢農曆 5 月 13 日迎城隍的祭典籌辦，卻發生作為該場遶境重要元素的獅陣、音樂團及藝閣，還有城隍信仰具特色的夯枷習俗，都被警察局一聲令下禁止，同時還被疾呼違反規定者將依法嚴究。當這則地方大

76 《民報》，1945 年 10 月 27 日，1 版。

77 《民報》，1946 年 06 月 09 日，1 版。

事透過新聞報導散播出去後，隔兩天在《民報》的〈小乾坤〉評論欄，就出現關於此事的評論。此文立場上贊同當地警察以迷信為由來禁止迎城隍遶行的獅陣、裝閣、音樂團及夯枷等祭典傳統，並進一步提出「有一部分的人，以為臺灣是光復了，一切迷信的行為，因為是古已有之，就要重新再演。可是光復不是意味復古，光復是意味新的建設」⁷⁸等見解。此說與前揭楊雲萍一文對光復的時代意義，以及文化革新的認知呼應，流露出一股知識份子對新時代的使命及期許。這篇文章接著對信仰及神，分別又再提出「至於關於民眾的『信仰』的問題，當然警察當局是不可輕率地容喙的，而警察當局，也是沒有這樣的力量這點我們希望警察當局的謙遜和自肅」⁷⁹等認知，表明對信仰應給予自由的立場；但對於神的理解，「對於『神』的問題，老實說，筆者還沒有甚麼別開生面的見解，只有平凡地確信偉大的人物，為人類的進步而努力的偉大的人物，他的精神是不死的，假使這不死的『精神』叫做是『神』，只有尊敬，只有崇拜，而沒有『依賴』，沒有『祈求』的。或者有時要借著這些『神』以資自己的反省和鼓勵」⁸⁰，展現不同於漢人社會廣泛崇信的民間信仰具有的世俗性、群體性及靈驗性的取向。

前述就信仰觀上的理解差異，很自然反應於此文對臺灣人崇信諸神並建廟分別加以祭祀的質疑，「為要奉安本省的先烈，許多處已有或將有『忠烈祠』的建立，對此我們是表滿腔的虔誠和感激。只是要注意的，就是不可稍有涉及『偶像崇拜』的舉動，我們知道我們的先烈，是為著要打倒『偶像』而留了他們的碧血，擲了他們的頭顱，犧牲了他們的一生！」⁸¹，把崇信天地神鬼視之為偶像崇拜，是應該被破除革新的迷信、惡習等認知，充滿表露於字裡行間。這篇文章的出現，反映出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懷抱著革新理

78 《民報》，1946年06月11日，1版。

79 《民報》，1946年06月11日，1版。

80 《民報》，1946年06月11日，1版。

81 《民報》，1946年06月11日，1版。

想的知識份子對漢人社會世代相傳的宗教信仰、迎神祭典及文武陣頭等抱持著質疑的態度，以至於把獅陣、南北管、藝閣等陣頭技藝無限上綱成迷信、落伍的象徵。這般革新的社會風氣論述也很快對社會各界產生影響，像是1948年「臺中市國術研究會」的籌組，便倡導從內部文化的革新著手來重振傳統，指出：「過去自組的國術團體，往往外成黨派，成為相互打鬥的工具，後被日人禁止學習國術，和平後國術普遍於本省各地，但有些仍脫不了國術教師當流氓頭的習氣，他們目以自己的派下，是自己私人的武力團體，臺中市國術研究會鑒於這觀點，於是集合各教獅，共同作業綜合性的研究，做綜合性的指導，並盡力設法消滅過去的陳習和惡現象，樹立國術會的新作風。」⁸² 此篇提到戰前國術被禁止，戰後在全臺各地再度發展，只不過就像戰前層出不窮的獅陣鬥毆等負面形象及作為，是國術會需要積極革新的。這則報導透過具立案管理的國術會對文化改革的新作為示範，具體呼應戰後由楊雲萍等人提及的光復須追求的新建設方向。



圖 7 臺中國術研究會能高分會成立典禮紀念合影。

資料來源：埔里鎮立圖書館典藏、陳瑞芳提供。

82 《力行報》，1948年07月25日，3版。

延續臺中國術研究會於當時報刊上提出的重振國術的呼籲，這項組織在隔年（1949）4 月，於大埔里地區成立能高區分會，這張傳世至今的分會成立典禮的老照片（圖 7），出現將近 20 支的獅陣隊伍。各陣獅頭、頭旗、獅旗整齊排列於畫面之中，清楚可見聚集在地庄頭小埔社、南村、福興、史港、守城份、牛睷山及籃城里的集英館（金）獅陣，以及虎仔耳、頂茄苳腳、枇杷城、溪南、桃米坑等振興社（金）獅陣各陣仗，來自埔里周邊庄頭聚落自組獅陣的大會師。拍攝地點位於「臺中縣立埔里第一國民學校」大禮堂前，也就是現今位於埔里市中心，位置緊鄰公所、代表會等地方政府機關的南投縣立埔里國民小學。透過這張影像資料呈現的資訊，可知此時期部分區域的獅陣在組織性的號召吸納下，讓獅陣重新有重組、再動的契機。除此之外，1946 年埔里地區人口約 3.5 萬人，能保有 20 支左右各庄頭組成的獅陣，足以推測戰前中後葉前後，獅陣在地方庄頭的活躍程度，應遠遠凌駕於文獻史料呈現的史實樣貌。

另一方面，這些來自於庄頭聚落組成的獅陣，在戰後是否重新恢復其出陣迎神歡慶的活躍身影。在 1950 年初，南投鎮歡送壯士從軍的活動會上，出現有獅陣及南北管來鬥熱鬧場面。⁸³ 同年 3 月，臺中縣市各界為慶祝蔣總統復職，出動獅陣及民間樂隊參與擁護總統復職大會的遊行活動，⁸⁴ 當日新聞版頁更以「弄獅弄龍化妝遊行等百出」⁸⁵ 等斗大副標，來描述這場活動的盛大隆重。龍獅陣及南北管從戰後初期報刊報導中，似乎成為官方慶典相當倚重的歡慶元素。1951 年 10 月 31 日，北港軍民於鎮內南陽國校辦理蔣總統華誕慶祝活動，會後邀集龍獅陣舉行遊行活動。⁸⁶ 隔年於臺中市各區辦理

83 《民聲日報》，1950 年 01 月 17 日，4 版。

84 《民聲日報》，1950 年 03 月 02 日，4 版。

85 《民聲日報》，1950 年 03 月 03 日，4 版。

86 《民聲日報》，1951 年 10 月 28 日，5 版。

的農民節慶祝大會暨遊行，⁸⁷ 以及 10 月份由雲林辦理的國慶大會遊行盛會，弄獅與演戲、舞龍、龍燈⁸⁸ 等民間技藝成為遊行不可或缺的助興隊伍。

1953 年春節，《民聲日報》以「反攻前途光明 全省軍民歡度春節」作為春節新年的頭版標題，副標則可見「省垣陰雨組不住狂歡 舞龍弄獅更鬧過往年」⁸⁹ 文字，形容年節熱氣絲毫不受天氣的影響，「弄獅」及舞龍依舊是各大節慶熱鬧助興的要素。在同日第 2 版標題，採「獅陣隊出動熱鬧非常」為副標，報導內容以「萬眾騰歡慶春節 爆竹聲裡氣象新」主標，報導內容以「春節，由於傳統觀念的緣故，萬眾都以極度愉快的心情，歡度著這個一年一度舊曆元旦，昨天零時開始除就更新的鞭爆聲處處可聞，破曉便有鑼鼓獅陣出動，人們則個個穿上新裝，起碼也穿上比較體面的衣裳，成群結隊去【行春】或向親朋拜年（中略）一陣又一陣的獅隊，高蹺隊更為春節加添上異常的熱鬧，和無邊的春意……」⁹⁰ 等生動寫實的筆吻，描述 1953 年國人歡度春節新年的盛況，從中可見獅陣對於喜慶氣氛營造具有的指標性，從零時除舊破曉的時刻，到正月初一可見獅陣紛紛出動，散發熱鬧氣氛的功能，在在顯示獅陣於戰後初期年節裡扮演的地位。只是如此的光景在同年農曆 6 月，一年一度盛大的臺中迎城隍祭典上，「廢除迎神賽會 禁止舞龍弄獅」斗大的標題，⁹¹ 明文對獅陣等陣頭出現於宗教場合下達禁令。當局以節約為由，禁止該廟辦理迎神賽會，更明確要求這場活動需廢除弄龍弄獅。這種在宗教活動中對迎神賽會及出獅陣下禁令的情形，事實上位於臺北的霞海城隍廟暗訪遶境早在 1946 年即被禁止，⁹² 其他像金門城隍廟也在 1951 年被

87 《民聲日報》，1952 年 02 月 06 日，4 版。

88 《民聲日報》，1952 年 10 月 01 日，5 版。

89 《民聲日報》，1953 年 02 月 15 日，1 版。

90 《民聲日報》，1953 年 02 月 15 日，2 版。

91 《民聲日報》，1953 年 07 月 17 日，4 版。

92 根據 1951 年的新聞報導指出，臺北霞海城隍廟於當年不僅無辦理遶境活動，同時被當局要求禁下午六點之後禁止燃放鞭炮，治安單位以「崇拜迷信特別盛行臺省，不但有不符節約運用，且常起無味糾紛」之詞來表達嚴格管理廟會的理由。參照：《民聲日報》，1951 年 06 月 19 日，5 版。

禁止辦理遶境，⁹³ 如此在迷信、節約等政令約束下，⁹⁴ 讓獅陣的發展在戰後年間成為專為官方節慶服務的棋子，喪失獅陣用於迎神慶典那股原生的功能。較於日治中後期，戰爭體制限制前的獅陣活躍情形，戰後初期對獅陣發展的限制有過之無不及。



圖 8 傳承於臺南西港一帶的弄紅面獅祖傳統，每逢刈香科年也難得一見的四陣同屬黃腳巾武陣「佾陣合演」盛況，居中展藝為管寮金獅。

資料來源：2018/06/03，臺南佳里。林承緯攝。

93 《正氣中華》，1951 年 05 月 08 日，4 版。

94 在全臺各地治安單位正雷厲風行禁止宮廟舉行迎神賽會的時刻，像是嘉義地區仍允許當地城隍廟如期辦理遶境活動，鑼鼓喧天的熱鬧場面吸引沿途民眾的參與，話雖如此，在這則報導的文末，報導提出「為此種迷信陋習，希市民最好自動草除」等警語，顯示當時官方及社會特定人士對此事抱持的態度。參照：《民聲日報》，1951 年 09 月 06 日，5 版。



圖 9 雲林縣登錄無形文化資產 - 北港老塗獅白鶴獅陣。

資料來源：2019/04/24，雲林北港。林承緯攝。



圖 10 戰後傳入的醒獅，至今已成爲國內主流舞獅類型之一。

資料來源：2022/11/12，臺北士林。林承緯攝。

伍、結語

組獅陣，迎熱鬧！躍動的弄獅、和著鑼鼓聲，穿梭街道上，一幅於往昔逢年過節的常態，在今日卻逐漸式微，甚至已成文化資產保存制度下亟需施力支持的對象。⁹⁵ 1912 年刊登於《臺灣慣習記事》一則舞獅圖說，以「考其緣起，取意農事既畢，設想為狩獵之樂」來詮釋弄獅習藝緣由，並引《詩經》〈周南·兔置〉這首詩歌來為舞獅的史源下註腳。獅陣為明清漢人傳統社會中具代表性的一項文化表徵，由民間團練保防的機制，武裝能力的培訓並兼

95 截至 2023/11/06，以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民俗／口述傳統／傳統知識與實踐）登錄為文化資產者共有 23 件（已完成備查程序），其中以獅陣為保存者有：烏竹林廣慈宮金獅陣（臺南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07 年）、學甲謝姓角謝姓獅團（臺南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07 年）、新竹芎林鄭家獅團（新竹縣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0 年）、臺北大龍峒金獅團（臺北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1 年）、安南區溪南寮興安宮金獅陣（臺南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3 年）、芎林張家獅團（新竹縣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4 年）、歸仁看東弘農宮金獅陣（臺南市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8 年）、北港老塗獅白鶴獅陣（雲林縣登錄傳統表演藝術，2019 年）、內門中埔頭宋江獅陣（高雄市登錄民俗，2019 年）、竹仔港麻豆寮南平社德安宮金獅陣（臺南市登錄民俗，2023 年）、本淵寮朝興宮金獅陣（臺南市登錄民俗，2023 年），其他還有以個人身分保存之獅頭製作及醒獅技藝共 10 名（含 1 人已歿）。參照：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複合查詢系統，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以及林承緯主持《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機制建立與人才培育計畫獅陣普查成果報告書》（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 年）。

娛樂性、信仰性等功能，讓獅陣的發展從清治臺灣來到異國統治下的半世紀時空。本文著眼於戰前五十年獅陣的傳承脈絡，仰賴戰前通時性的文獻資料來梳理掌握獅陣、弄獅的傳承歷程，初步理出戰前獅陣在臺灣各地發展的概況。總的來說，獅陣的發展消長確實與多數呈動態形式的祭典遶境相近，1937 年前後是一個明顯的活躍分界。在此之前，臺灣獅陣在戰前首度登大歷史舞臺的契機，可溯及 1901 年那場舉全臺之力籌備而成的臺灣總鎮守官幣大社臺灣神社鎮座式，以及神社大祭盛會的參與。大龍峒獅陣及板橋、士林、大稻埕等地獅陣前來這場官辦的大慶典上弄獅獻藝，其初衷或許帶有在地居民對官方當局的趨奉之意，對官方而言也正好可作為得民心的樣板招牌。只不過，懷抱著輸人不輸陣心態奮勇弄獅的臺灣獅陣英勇的表現，透過當時獲兒玉總督、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妃、村上知事等要人給予的獎賞及榮譽，足以將百餘年前這場臺灣獅陣特殊的事蹟史實穿越百年傳達至今。二十世紀初葉以來，全臺各地庄頭聚落各自可見獅陣、獅團的蹤跡，順應著各地迎神祭典需求出陣展藝，也適時成為官方籌辦慶典節慶的餘興表演常客。

大龍峒獅陣也就是今日仍名氣響亮的「大龍峒金獅團」，其獅團名稱屢屢出現於《臺灣日日新報》歷年的報導之列，除此之外，澎湖的西衛獅陣、嘉義的長義堂、新義堂、福興堂，北港的德義堂、勤習堂，以及臺北的後港墘獅陣、四崁仔獅陣、田寮仔獅陣、牛埔仔獅陣、坡心獅陣等各地老獅陣活躍征戰各地的弄獅英姿，本文藉由戰前有限的文字報導掌握當年時空的獅陣活動蹤跡。事實上，二十世紀初中葉全臺獅陣的發展絕對不僅如此，以吳騰達《臺灣南部的金獅陣》⁹⁶ 針對南部地區現存獅陣完成的 86 團獅陣普查，保守估計有半數以上的獅陣都在戰前就存在。只不過，這些作為代天巡狩千歲爺先鋒陣、護衛村廟主公溫庄遶境，或擔當跋涉遠行赴府城、南鯤鯓、北港等地的進香護衛獅陣，光依靠《臺灣日日新報》及戰前正式出版等文獻資

96 吳騰達，《臺灣南部的金獅陣》。

料難以掌握蹤跡。話雖如此，本研究展開在理解獅陣研究背後的知識產生依靠所存在的多元歧異性，便以掌握及梳理整理發展歷史軸線為目標，雖然對於戰前全臺獅陣的全貌難以將每一庄，每一角頭的獅陣、獅團都——究明，但對本文來說，能夠把握戰前獅陣整體發展的傳承脈絡是研究的達成點。其中，足以清楚辨明的是，戰前殖民政府在 1937 年戰爭體制來臨前，對於全臺各地獅陣的活動並無明顯以文化、族群等問題投以蔑視及打壓的問題。無可諱言的是，獅陣組成分子從戰前到戰後初期諸多事件都顯示，確實有不少成份來自遊手好閒甚至居無定所之人，也因此，以獅陣作為保護傘，或是將獅陣的刀械拿來惡用，不論在戰前或戰後初期都成為社會事件的主角。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獅陣頻繁出現於全島南北各地，雖然因出陣導致的衝突爭端時而可見，但從官方色彩的慶祝到民間迎神賽會，遶境隊伍中獅陣可說是相當普遍主流的陣頭。在 1930 年代也被政府當局以農村娛樂的一環來看待。日治末期階段，獅陣與多數曾活躍一時的民間祭典及慶典活動皆陷入停擺期，如此因時局導致的各種限制不僅針對漢人社會，在當時在臺日人相關的宗教祭典⁹⁷，甚至當時日本本地各項遶境、遊藝等祭典也並非孤立般的存在。

獅陣這項足以反映臺灣草根文化重要脈動的陣頭，在政權過渡後的首日，13 陣獅陣上街成為慶祝光復的急先鋒，戰後初期透過當年報刊所見的描述，各地獅陣在渡過活動被壓抑的八年時光後，確實有醞釀下即將全面解放重現江湖的武林氛圍。只不過，當各陣各宮廟躍躍欲試的時刻，1946 年那場具全臺知名度與代表性的臺北迎城隍祭典，還未登場即被當局宣告獅陣、裝閣、音樂團的遊行遶境，以及夯枷這項城隍信仰重要的儀式，因涉及迷信而被禁止。另一方面，倡議「光復不是意味復古」，知識分子懷抱的新時代、文化傳統需革新等思維，確實也對於獅陣的再興、再起加諸不少壓力。

97 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 年）。

在此期間，臺灣歷經了二二八、白色恐怖等鶴唳風聲的社會氣氛，獅陣這項匯集了眾多少年家，被世人刻板認為是年輕氣盛，甚至是遊首好閒份子群聚的機制，自然也成為被關注跟注意的是非處。只不過，獅陣來自於社會草根的文化構成，確實有著其他事物少見的適應力及融通性。像是 1948 年在臺中出現「臺中市國術研究會」的組織，積極發聲提示國術、武術可革新再出發，隔年在山城埔里小鎮就出現將近 20 隊獅陣已大會師之姿，成立分會來響應這項主張。透過泛官方型態的組織公開化，讓獅陣能夠在當時社會氣氛中獲得發展的契機，這些發展的模式似乎與二十世紀初期大稻埕成立武德會臺灣支部互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戰前到戰後的獅陣發展之路，戰後初期以節約、迷信來限制民間辦理遶境等活動，確實又讓獅陣陷入另一段低潮期，但時而配合官方需求出陣慶祝蔣總統華誕，時而擔任國家各種節慶或民族節日的氣氛營造者，本文透過戰前以來獅陣的發展歷史爬梳，思索這項根植於民間基層位置，看見草根性十足的文化表現所肩負的，具有另一種記憶歷史痕跡的功能，是再視戰前臺灣人庶民生活表裡相當有代表性的議題。

參考書目

壹、專書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編，《舞獅技藝活動之研究》。臺北市：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02年。

吳騰達，《臺灣民間舞獅之研究》。臺北：大立出版，1984年。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臺中：晨星出版社，2002年。

吳騰達，《臺灣南部的金獅陣》。臺東：中華民俗藝陣研究室，2007年。

林承緯，《宗教造型與民俗傳承：日治時期在臺日人的庶民信仰世界》。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2年。

林承緯，《臺灣民俗學的建構》。臺北：玉山社，2018年。

林承緯主持，《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機制建立與人才培育計畫獅陣普查成果報告書》。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2年。

林美容主編，《彰化縣曲館與武館》。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

施德華，《中國舞獅之藝術》。臺北：國家出版社，2009年。

財團法人臺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編，《大龍峒金獅團的歷史與現況》。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大龍峒金獅團促進會，2021年。

高拱乾，《臺灣府志》卷七風土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年（初版1696年）。

郭麗娟，《臺灣獅頭旺——洪來旺人生傳奇》。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年。

曾慶國，《舞獅技藝》。臺北市：書泉出版社，1997年。

黃文博，《跟著香陣走——臺灣藝陣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1991年。

黃文博，《跟著香陣走——臺灣藝陣傳奇續卷》。臺北：臺原出版社，1991 年。

黃文博，《臺灣民間藝陣》。臺北：常民文化，2000 年。

黃文博編著，《藝陣傳神——臺灣傳統民俗藝陣》。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 年。

黃名宏，《圖解臺灣陣頭：宋江系統武陣》。臺中：晨星出版，2021 年。

黃旺成修，《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 11 藝文志》。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7 年。

謝國興，《西港仔刈香：一個傳統王醮的數位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2017 年。

平凡社編，《神道大辭典》第二卷。東京：平凡社，1941 年。

赤星義雄，《臺灣の奇習》。臺北：財界之日本臺灣支社，1935 年。

鈴木清一郎，《臺灣旧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

貳、期刊論文

蔡宗信，〈臺灣舞獅歷史發展脈絡之探析〉，《身體文化學報》，1（2005 年），頁 11-26。

金子展也，〈臺灣神社の創建と祭典時の催し物の変容〉，《非文字資料研究》，8（2012 年），頁 203-219。

參、學位論文

吳平安，〈茄荖地區宋江獅陣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灣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6 年。

李玉燕，〈臺灣民間舞獅宗教儀式與表演藝術之研究——以臺灣獅與醒獅為例〉，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3 年。

施惠芳，〈臺灣舞獅技藝之研究——以彰化縣秀水鄉協元堂金獅陣為例〉，大葉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2016 年。

張亮光，〈六堆客家地區舞獅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學碩士班學位論文，2007 年。

許浩倫，〈高雄市內門區宋江獅陣的研究〉，國立臺南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3 年。

陳佳琦，〈傳承與創新——高雄市舞獅活動的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學位論文，2010 年。

黃永煌，〈臺南烏竹林金獅陣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運動與健康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楊惠如，〈臺灣客家獅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8 年。

趙守彥，〈臺灣獅陣——西港刈香金獅陣研究〉，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21 年。

鄭燕玲，〈臺灣客家獅傳統之再造：以新竹芎林鄭家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客家社會與文化學程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

肆、報紙、雜誌

《力行報》，臺中，1948 年。

《正氣中華》，金門，1951 年。

《民報》，臺北，1945-1946 年。

《民聲日報》，臺中，1950-1953 年。

《高雄州時報》，高雄，1933 年。

《臺法月報》，臺北，1911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1-1937 年。

《臺灣慣習記事》，臺北，1912 年，

伍、網路

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複合查詢系統，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

Reshaping the Inheritance of the Japanese Period's Leader of the Parade (Zhentou 陣頭) : An Explo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olklore Development of Lion Dancing and Leader of the Parade

Cheng-Wei Lin *

Abstract

In the past, during festive events for honoring deities in processions, the lively atmospher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lion dances. Lion dancing, or "lang-sai" in Taiwanese, involves one person holding the lion head at the front, and another draped in colorful fabric as the rear, moving energetically to the beats of drums and gongs. The performance mimics the majestic movements of a lion, at times resembling a cat rolling over, licking its paws, and scratching its ears, displaying the nature of an animal. Lion dancing did not originate in Taiwan nor was it exclusive to China. From lion worship to imitation and lion performances, the lion became a culturally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 in folk 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lion dancing is speculated to have occurr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oday, the robust appearance of lion dancing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rtial arts practiced by the local communiti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s lion dancing continued to be passed down until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faced half a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an of Culture Resource School,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entury of foreign rule. This culturally significant art, exuding a strong Chinese flavor, managed to persist during this period, and existing studies often interpret the oppression of lion processions under colonial rule. Moreover, there are also claims that lion dances by the Taiwanese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struggled to develop openly, leading to the practice being kept secret. Through pre-wa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folklore documentation,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lion dancing during the Japanese period, scrutinizing its traditional societal inheritance to shed light on this folk culture, which is slightly explored.

Keywords : Lion Dancing, the Leader of the Parade(Zhentou 陣頭), Japanese period, Folklore(Minkan Denshō), Folk entertainment